

世心相親系列



大漠情人

訴
不
盡
的
思
念
幽
幽
像
流
向
大
海
的
河
水
縱
然
已
過
千
年
却
只
傾
訴
一
點
點

台 夏依依 灣

第一章

西元二〇五〇年

水红盯着电脑萤幕足有十分钟之久。

终于，她再也按捺不住节节上升的怒报导，扯开喉咙声大喊：“爷爷！您快开门，我知道您在里面！”

她的话声方落，电脑萤幕上立即出现一个满头面的老人。

“再等我三分钟。”紧接着萤幕又成了一片空白。

水红知道这三分钟有可能变成一小时。她太了解爷爷了，每回只要他一做起实验就会忘了外边的一切。

今天她是特地来提醒他晚上别忘了回家一块儿替奶奶庆祝六十大寿的。

看样子，只怕他老人家早忘了这件事。

不行，她说什么也得把爷爷“押”回去！

她记得实验室里有个冷气口，而爷爷是不吹冷气的，那里或许是一个最佳的入口。于是水红绕到房子的另一端，站在冷气口下方，她深吸口气后便攀着墙上的



大 水管往上爬。

漠
情
人

幸运地，她发现穿子没有上锁，于是她双臂一撑，把身子攀到窗口再用头将窗子顶开。末料，她太过用力，整个人便从窗口栽了下去。

“砰”的一声，她跌落在一个平台上，屁股似乎还撞到一团硬硬的东西。下一秒，她眼前银光一闪，接着全身一阵剧痛，便昏了过去。



不知昏迷了多久，当水红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置身于沙漠之中，极目望去，四周除了滚滚黄沙之外，就再也看不见任何景物了。

水红正想站起身时，突然瞧见身旁有包东西，她打开一看，原来是三颗苹果——她最讨厌的水果！

她忍不住放声大笑，她相信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偶尔她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甚至能控制部分梦境的发展，她相信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另一个梦罢了。

反正她未曾到过沙漠，不如趁做梦时好好玩一玩吧。于是水红提起那包苹果，奔向前方的一座沙丘。

水红站在沙丘上向沙丘上向前眺望，只见阳光的沙漠像金色的丝绒般连绵不断，无边无际，她不由得发出赞叹之声。

不地，在步行了数小时之后，她发现自己已经笑不

出来了。顶着噬人的烈日及迎面而来的风沙，她又热又疲倦，喉咙似有在烧般难受。

“该死！”这鬼地方竟连可能遮蔽之处也没有。

她渐渐知道这冻是在作梦，而是一像噩梦一样的事实，但她却莫名其妙的置身其中！

水红回想起数小时之前她“进”入爷爷的实验室后，先是眼前银光一闪，接着就全身剧痛不省人事。不过，在她昏迷的刹那间，她似乎见到爷爷惊愕的脸孔。

难道这一切与爷爷神秘的实验有关？她揣测着。

四十年前爷爷原本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不料这份所有的实验再也未曾对外对开，因此没有人他这些年到底研究什么。

忽然，水红脑中灵光一闪，暗骂自己是个笨蛋，竟放着身上的通讯器不用。她按下手甫的一个掣钮，手表立即成了一个微型通讯器。

水红迅速按了一串数字，但始终只有极微弱的沙沙声传来，联络不上爷爷。

过了半晌，水红无奈的长叹一声，只有继续前行。

随着黑夜的来临，她渐感饥饿，便取出那包苹果目饥。

她从不知道沙漠里的如此怪异，白天热得像火烤，夜晚却冷得如同置身冰窖。在漫漫的长夜里，水红瑟缩在沙丘下，借以抵挡刺骨的寒气，并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翌日，水红在如火般的烈日照射下醒来，睡眼朦胧

大漠情
人
中，她看见不远处有绿洲。兴奋之余，她立即起身奔向前去，直到再无力气时，她才明白那绿洲是出自于自己的幻觉，根本就不存在。

接下来的情形与昨日无异，水红走在这广阔边际的沙漠里，不知时间过了多久，也不知她走了多远，身边的苹果早已吃完了。现在她又热又累，渴得可以喝完一条河，她昏沉沉的想。

“哦，老天……”她早已累得无法诅咒了，难道她真要死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

水红勉强抬起头，强烈的阳光让她仅能眯着眼细看。只前方不远处似乎又有绿洲，还有人影闪动，只是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力气上前查看那是真的，抑或是幻觉了。

蓦地，她眼前一黑，整个人倒了下去。

一阵马蹄声伴着漫开飞扬的尘土疾驰而来，共有二十来骑，马上之人皆以黑巾蒙面。随着一声吆喝，众人皆勒马站定，动作划一，可见一支训练精良的队伍。

带头的人是一个身披黑紫头篷、身形魁梧的男人，他目光锐利的打量眼前躺在沙地上的人。

除了一头黑瀑似的长发可以证明是个女人外，她全身上下奇特的装束令人不敢苟同。尤其是她穿的那件不知是由何种材质缝制折裤子，简直像第二层皮肤似的紧裹着她的腿，她的脚上穿了一双怪异的厚鞋子，黑色上

衣居然没有袖子，露出两支白皙的手臂。难道她不知道这样会造成手臂严重晒伤吗？看她这一身奇异的打扮，不知她是从何处来的？

“加尔，过去看看她死了没？”阿德烈以他一贯冷淡的语气说道。

一名身形高瘦的男子立即翻身下马，奔向前去。

随着众人的视线望去，他看见加尔呆愣愣在那女人身边，浑然忘了下一步该做什么。

阿德烈双眉微蹙，策马上前。

“加尔，你——”话未说完，他便如遭电殛般的说不出话来。

你好吗？

在她的脸上、身上多处被烈日灼伤而通红，但这都不足以影响她那超凡脱俗的美，难怪加尔会有些反应，就连他这个曾见过无数美女的人，也同样被她惊人的美给震慑了心神，无法把视线从人上移开。

出于一股强烈的本能，阿德烈解下缠绕于腰间的长鞭朝她挥去，顷刻间，女人已被他卷上马，娇小的身躯伏在他怀里。他伸手探探她的鼻息，虽然微弱但仍有呼吸。

他这一连的动作看在其他人眼里莫不惊愕无比，因为城主从不曾在人前对女人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更不可能和女人共骑一马，尤其是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阿德烈望着怀中娇弱的可人儿，心中忽然升起一丝



大 陌生的、几乎像是怜爱的感觉。

漠

他心头一凛，随即对这个想法嗤以鼻，这是绝不可能的，他告诉自己。

情

撇开这可笑的想法，阿德烈用斗篷裹住她，掉转马头，双腿用力一夹马腹，策马朝来时路狂奔而去。

人

“回城！”随着这声令下，他与众从已相隔十来丈了，这时众人才由惊愕中清醒，急急追了过去。



“已经五天了，她也该醒了吧。”阿德烈坐在床沿，望仍昏迷不醒的女人喃喃道。一向冰冷的双眼正悄悄流露出一丝他不愿承认的关切。

经过这几日的调养，她已由严重的高烧及脱水状态逐渐恢复，而被烈日灼伤的皮肤也差不多痊愈了。

本来在五前，阿德烈打算到庞古城向城主凯威兹提出迎娶他独生女海伦娜的要求。虽然他和海伦娜早有婚，但他始终不赞同父亲的这项安排，因此迟迟未有行动。

从小他就在父亲严苛的磨练下长大，以便日后当上城主时，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的领土，成为一个英明的领导者。

唯独对自己的婚事他不愿听命于父亲，但五年前父亲临终之时，他答应父亲，若在三十岁之前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女人，他就会到庞古城正式迎娶海伦娜为妻。

如今他已届三十，是该履行对父亲的承诺了。海伦娜并非是个其貌不扬的女人，相反的，她是五大城中众所公认的第一美女，任何娶了她的男人都能得到庞古城，这几乎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只除了他。

金钱他早已多得三辈子也花不完，况且他不相信有女人能够据获他的心。女人在他眼里向伙只有两种作用——延续子嗣及服侍男人。

想不到就在他前往庞古城的中途，竟遇上这个奇异的女人，都他毅然的取消这趟行程，打道回府，直到现在他仍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样做。

阿德烈火凝神细看眼前昏迷的女人，弯弯的眉、小而挺的鼻梁、殷红的小嘴，娇小却玲珑有致的身躯，在在显示出上天对他的厚爱。

依她的外表来年，她应该是纯粹的黄种人，但这是不可能的啊！

根据记载，数百年前的确有过上亿的黄色人种，但在“Ⅶ”过后，世上仅存的人在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后，早已没有此人种的存在了。

而眼前这个女人却是个例外，实在令他百思不解。

阿德烈看着她光滑如丝的肌肝内心忽然升起抚摸她的欲望，他抬起手缓缓摩挲她两颊水嫩的皮肤。当他的手触及她粉嫩诱人的唇瓣时，他不禁揣想，若她诱人的

大漠情人大 红唇吮住他的指尖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想法让他全身窜起一股强烈的欲望。该死！他竟然想要她！而这股欲望强烈的程度远超过他的想像。从来没有任何女人能如此轻易挑起的他的热情，她甚至是昏迷不醒的！

这种欲念令他产生一丝罪恶感，但是这薄弱的罪恶感有如闪电般稍纵即逝。

他忍不住低头护住她诱人的唇瓣，本想浅尝即止，无奈却止不住全身为她沸腾的热血，他愈吻愈深，欲罢不能。随着他粗的气，他的唇移到她的粉颈，一直舔她，叫她起床。可是她实在太累了，不愿意这么快醒来。

忽然间，她的身子往下一沉，感觉胖胖压在她和在身上，还轻咬她脖子，这实在太不像话了，水红奋力的睁开眼皮，想把胖胖赶下床去。但是睁开眼后的情景让她原本欲训斥的话全梗在喉咙里，震惊得无法自己。

这不是在作梦吧？！水红眨眨眼，眼前的影像依旧没变，这下她可真正清醒了。

老天！压在她身上的不是胖胖，而是一个男人，更令她惊讶的是，她竟然一丝不挂！

“啊——救命哪！”小红陡的放声尖叫，双手抵在他胸膛上，拼命的推开他。

阿德烈的欲火被她的尖叫声消失了大半，但看见她

因用力想推开他而娇喘不已的模样，使得他原本已褪的情潮再次汹涌而出。

“别浪费力气了，没有人会来救你。”他低沉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

水红盯着他深沉的眼眸，心中又惊又怒，一双大眼因气愤而更加晶亮。

“你连生气都这么的美！”阿德烈赞叹。

“快放开我，色狼！”水红朝他吼道。

“你还挺有精神的。”他轻笑一声，对于她称他为色狼感到好笑，事实上，不知有多少女人想躺在他床上取悦他呢，不过，为这么美的女人当一次色狼色又何妨？于是他嘴角漾开一抹笑容，再次低覆上她饱诱人的红唇。

旋即他一志气闷哼，翻身坐起，嘴里尝到一丝血腥味。

她居然狠狠的咬了他的嘴！

水红则趁他起身的瞬间滚到床边，但阿德烈的动作更快，她的脚尚未触及地面，就被一双结实有力的手抱住腰，用力一拉，她就跌入他的怀中。

从没有女人敢对他如此！

“你可知道你将为刚才的举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脸色阴沉的看着她。

水红迎视他冰冷的目光，首次注意到这个男人的眼睛是深绿色的，尤其在他生气时，更是深沉如墨，仿佛是



黑色的海洋,让人不由自的沉溺其中,像被蛊惑一般。

忽然,水红想到这男人是如此的可恶,猛然由半催眠状态中醒来,张大双眼怒视他。

她的转变让阿德烈吃了一惊,这个女人竟然能够抵抗他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从未发生过的。

此种催眠术是阿德烈家族世代相传的,由族人中挑意志力强盛的男孩从小加以训练,再从中挑选出最强的一位传授此术,待其成年时,通常会担任城主身边的谋士。而阿德烈既是城主又兼得此术。

“女人,你可知侵犯我这一城之主该当何罪?”阿德烈沉声问道。

“侵犯你?”有没有搞错?她才是那个受害者也!

“难道你非礼一个昏迷的女人就不犯法了吗?”她涨红脸反击,并扭动身体,试图挣脱他的箝制。

“在这里我就代表了王法。”仿佛为了让她了解这点的,阿德烈加重双手的力道,让她动弹不得。“而现在我只不过才脱你的衣裳、吻了你,什么都还没有发生,怎能我说非礼你呢?”他轻蔑的反驳。

水红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世上怎会有混蛋、可恶、无赖之人?

“怎么不说话?”他双眉微扬,傲慢的看着她。

该死!她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眼前这个自称城主的

男人竟然宣羊她死罪？她不过是咬了这天系的男人一口，就要被处死？这是哪了国的法律？她可是正当防卫，何罪之有？哼！既然横竖都是死路一条，那么她不介意再多犯几条死罪！

永红把心一横，张口往他手臂狠狠咬去。

阿德烈对她的举动有些意外。

这个女人竟然不把他的威胁看在眼里，从来没有人胆敢如何反抗他。

众人皆对他敬畏有加。敬他的英明领导，让阿德烈城成为最强大的城堡，而其他野心勃勃攻打阿德烈城者，也畏于阿德烈的强悍之名不敢来犯。但没他今天会被一个小女人偷袭了两次。

水红满意的盯着他手臂上殷红的齿痕。活该！谁教如此蛮横。

“你当真不怕死？”阿德烈愤怒的抬起她的下巴，直直望入她的双眼，想读出她的心思。

蓦地，她迅速低下头狠狠的吻住她，这一吻蛮横霸道，充满驯服的意味。毕竟他不愿也不舍杀了她——尽管他多么不愿承认这一点。

一吻过后，阿德烈冷冷地开口道：“千万别再尝试任何对我不敬的举动，否则后果将不是你所能想像的。”

水红恨恨的看着他，讥讽道：“我想不出还有什么

会比我目前的情况更糟的事。”

“比如说死刑。”他淡淡地回道。

“我情愿死也不愿这样让你羞辱！”她语气充满了坚决。

她一朵多刺的玫瑰！如此刚烈的性子与他以往所遇到的女人迥然不同，却更激起他强烈的征服欲。从没有他得不到的女人，他不但要得到她的身子，更要据获她的心！

“羞辱？我想你并不了解这两字的真正的意义。”

“是吗？我以为这两个字正是我目前的写照。”他悻悻的回答。

好个牙尖嘴利的女人，看来不好好惩罚她一下，她是无法明白女人应以顺从为美德的。

“或许在我下令处死你之前，我应该将你一丝不挂的丢到我的部属面前，让你成为他们的玩物，如此方能都你明白‘羞辱’两字的真义。”他残酷地说道。

一股深切的恐惧自水红心底升起。他会将他所说的付诸实行吗？看他嘴角的那抹恶意的笑容，她砍他会！

“你……你下流！”

阿德烈迅速扬起手想掴她一巴掌，却在触及她精致的脸蛋前硬生生的收回手。他竟舍不得在她脸上留下难看的掌印！

“管好你的舌头。”她双眼微眯的警告道。

“我偏要说，你、下、流！”水红再次嚷道。虽然内心充满恐惧，但她骄傲不容许自己向他低头。不知怎地，在他她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总是总不住的向他挑衅，在此之前，她从未咬过别人，更遑论骂粗鄙的话。

阿德烈促手由后揪住她的颈项，将脸移至距她鼻尖不到一寸的地方，愤怒的低吼：“你命是我救的，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没有选择的余。”他顿了顿，接着又说：“现在我以城主的身分命令你闭嘴。”

“我不是你的城民，毋需听命于你！”水红瞪了他一眼反驳道。

“只要是这城里东西没有一件是不属于我的，而不巧的，此刻你正置身其中。”阿德烈眼中闪着得意光芒。

“告诉你，我就是自己的主人，永、远、都、不、属、于、你！”她由齿缝中冷冷的吐出这几个字。

阿德烈双眼闪着危险的光芒，“是吗？”

他猛然将她推倒在床，并用身体牢牢的固定住她，俯下头让狂暴之恣意的在她身上肆虐。

任何时候，只要他要她，她就是属于他的！阿德烈以他的方式无情的向他宣告。

水红拚命的挣扎想逃开他的吻，眼泪不听使唤的夺眶而出，但她倔强的不肯哭出声。

阿德烈对于她的抵抗丝毫不以为意，男人在体力上



天生就比女人强，更何况她是如此的娇弱。

阿德烈将脸埋在她窝处，深深吸嗅着她独特的馨香。天！这种少女特有的纯真芬芳令他深深着迷。由她的反应来看，他确信她仍是处子之身，而他将会是她第一个男人！”

忽然，他感到脸颊有些潮湿，猛一抬头，只见她满脸泪痕，阿德烈顿时感到胸口如遭重击般疼痛不已，但更让他震惊的是，她竟能如此轻易的左右他的心绪，让他初尝心疼的滋味。

好半晌，他终于开口：“从此刻起，我赦免你的死罪，但你必须明白一点，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唯一的主人，你必须留在我的身边服侍我，永远不能离开。”说完，他便翻身而起，大步离去。

水红惊愕的望着他离去的身影，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他竟然要她永远服侍他，不能离开？那她岂不是成了奴隶？哼！他休想！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她一定会想办法逃起的。她发誓。

第二章

水红双手抱膝坐在窗台上。

望着夜空中听点点繁星，内心不由得升起一股孤寂之感。不知她家人们发现她失踪后会急成什么样子？唉！她轻轻叹息。

经过这几天仔细的观察，她发现这个城的人不论男女身形皆高大健壮，大多数的人是褐色的头发及蜜色的皮肤，像她这样黑发黄肤的可以说绝无仅有，有些人甚至有淡淡的蓝色印记。天哪！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她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与爷爷的实验又有什么关系？一连串的疑问充斥在她脑海里。

正当她脑中一片混乱之时，房门被轻轻的推了开来，是拉娜送晚餐来了。

“我不吃，你拿走吧。”水红淡淡地说道。

“不行，你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拉娜关切的问，她非常喜欢眼前这个美得像天使的女人，只不过她总是一副悒悒不乐的模样，令她有



大 些担心。

漠

情

人

水红心想她何止不舒服，简直是不舒服到了极点。

不过，不是身体上的不适，而是心理上的，试问有谁像动物一样被关着时，还会有心情吃惊东西？

“我不饿，不想吃。”

“多少吃一点吧，如果你一直不肯吃的话，城主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拉娜担心地恳求。

水红望着拉娜可爱的脸庞国害怕被责罚而染上的层淡淡的忧虑，不禁笑道：“不如你帮我把晚餐吃掉，这样一业，你不说我也不说，城主不知道也就不会怪罪你了。”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欺骗城主。上一回裘祭欺骗城主，结果被城主知道了，立即耳令处死，尸首还吊在城墙上三天以警告大家。”拉娜害怕的回忆道。

水红闻言，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来到“番子国”，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竟然还有这么野恋残酷的刑罚！

“好姊姊，你就把晚餐吃了吧！不然城主会不高兴的。”拉娜现度央求。

“是吗？那个绿眼恶魔真是会不高兴？哼！那我就偏偏不吃，最好能气死他！”

“想气死我可那么容易。”阿德烈颀长的身形倚在